

T3072.8/3166 (5)
C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11

臺灣外記卷之十一

何斌獻策取臺灣

順治十七年庚子

附永曆十四年

正月偵者飛報將軍達素滿騎首

程已到福州功集諸提鎮參軍議曰彼因江南之敗欲乘我
喘息未定前來攻擊俟彼整船調兵必于五月斯時南風正
盛江浙沙船未必敢出惟慮粵東而已周全斌曰粵東船隻
六櫓八櫓只好守港若出海洋非彼所長至於碣石之蘇利
南洋之許龍亦戀棧之馬耳豈敢離其巢壳若漳泉之師分
頭敵之必可破也功曰爾料誠當隨馳檄南澳忠勇侯陳霸
准備船隻防敵蘇利許龍又另檄銅山中匡伯張進出煩船



于宮仔前遊颺以作南澳援師謹守八尺門炮臺以備陸路
渡江二月成功令工官馮澄世兼工修整諸戰艦備敵又調
南北汛各提鎮到廈門聽令三月將軍達素到泉州會總督
李率泰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就泉漳各港之石碼海澄
造鳥船煩船搗剿兩島又知會兩廣總督李棲鳳碣石總兵
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大奇又調寧波溫臺各港
船齊下時有總督旗牌張應熊密領率泰孔雀膽一枚往廈
門與其小功弟德因德在成功處爲廚子謀欲乘其會諸將
議事要用點心時一齊毒死德雖喜富貴之陡然奈心中終
懷疑畏遂將其事轉托徒弟王四四大喜許之德隨告病在

家等候王四於成功會議取點心時每欲下藥則渾身寒戰
又捧者環立迫催下之弗及迨其取去則心安如此者屢四
甚恐怖乃歸告其父耀耀大驚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
而背之不信也寧爲負信不可不忠覆宗滅嗣豈可爲之宜
速首無罪卽同四持孔雀膽告成功功曰吾乃天生豈人能
害重賞耀與四卽差護衛擒德全家德到底首無言惟叩首
稱該死欲擒其兄應熊供稱己去三日矣功令發出教場令
武士萬箭射死後應熊偵知報率泰泰嘆曰謀事在人成事
在天果不虛也厚賞應熊火催各港速整船隻以候會勦四
月成功改建威伯右提督馬信爲提督驍騎親軍同忠定伯

林習山守裂嶼以輔明侯林察爲水師總督督中衝鎮蕭拱宸等往崇武禦泉港水師二十六日報泉港水師船二百餘號出到祥芝澳陸兵登岸其船傍山邊而行來泊圍頭兵仍劄營功隨差快哨馳令與林察將所帶戰船回泊劉五店禦正圍頭水師勿使入同安港戎政王秀奇楊朝棟總督高崎等處宣毅左鎮黃安協同兄泰守金門城仔角右虎衛陳鵬遊兵鎮胡靖殿兵鎮陳璋守五通高崎陸路援剿後鎮張志爲水師應援宣毅前鎮陳澤宣毅後鎮吳豪守倒流寨中衝鎮劉俊守蟹仔寨智武鎮顏望忠守赤山坪右衝鎮蔡祿守東渡寨仁武鎮康邦彥守神前後衝鎮黃安左衝鎮郭義前

衝鎮劉巧援勦前鎮林明往同安港遊颺邀敵閩安侯周瑞忠靖伯陳輝援剿右協楊元援剿右鎮林順正兵鎮楊富護衛右鎮鄭仁泊南山邊以防海澄出來之師前提督黃廷右武衛周全斌援剿左鎮黃昌率赴繪船十隻內裝硝磺棕麻火器之類寄泊狗子嶼劍石以備燒船著英兵鎮陳瑞保護家眷暨諸提督文武眷口又曉諭廈門兵民婦女撥水師洪善等船盡載過裂嶼金門而空廈嶼功率陳堯策洪天祐戴捷薛進思等在鼓浪嶼尾觀敵發令撥洪旭在鎮海旗尾接應時總督李率泰正知會將軍達素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同安總兵施琅各港齊出師合攻兩島忽有僞鎮右虎衛

臺海外記 卷十一
陳鵬差人密欵奉令守高崎地方欲放空炮接五通師渡過
廈門廈門得則成功遊魂易於撲滅率泰納其降卽飛催粵
帥合擊五月初八日滿漢官兵悉配在船俱約初十日齊出
是日黃梧督諸船乘潮落出海門功方遣陳堯策持令箭坐
快哨遍傳各鎮船不許擅自起棹當看藩主帥船號炮連發
方許起棹迎敵如違者斬正傳到周瑞煩船而海門師大至
堯策不及馳去與瑞督衆戰戰逾時被火藥所焚全船沈沒
繼至陳輝輝揮衆死併損傷過半輝見勢危情急下艙發火
其環跳過船者適逢艙中火藥冲起燒死甚衆餘卒疑爲計
也咸不敢過輝得乘遲疑砍斷棹索逸出成功見周瑞船已

焚死陳輝傷損棄棹而黃梧率舟師雲至功執旗劍顧問左
右曰流平否左右答曰流已平矣成功曰流平則潮轉潮轉
則風隨之速發火炮俾諸船起鎮迎敵遂連發三炮諸船得
令盡起各發斗頭煩功囑何義守坐駕自下八槳快哨來往
催戰時近午潮湧風發四處齊進而鄭泰又令水師鎮蔡叶
吉率趕繒船二十隻從浯嶼繼進合馬信洪旭黃廷林順周
全斌等諸大船於鼓浪嶼後象鼻前橫攻焚殺梧船風不利
潮又逆互相觸壞眩吐昏迷強立不定遂潰僵屍滿海有船
三隻見圭嶼欲籠岸舵公不允衆疑有異心殺之登岸遙望
乃海中孤嶼是絕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蟻至無奈抽矢

出刀據岸拒之功見有四百餘衆遣馬信折箭爲誓招之諸人計窮乃投刀矢降後亦被成功溺于海其出同安港將軍達素總兵施琅駕船趕高崎以應陳鵬約但鵬謀投誠全鎮部將悉僉名號獨不通知其左營陳蟒以蟒樸實故也我師恃有約船未到岸各爭先上值蟒一隊站近水見滿漢兵皆已棄船登岸勢急不俟號令卽率其所部向前我師意爲來逆不防蟒發炮死者過半殿兵鎮陳璋聞炮嚮以爲陳鵬發令亦喊聲合擊水師吳豪率船抄其後圍攻所有先鋒船隻悉沈水陷於淖十僅三歸而已鵬愕然計左亦揮領兵林雄領旗協劉雄前衝營劉俊亦從東擊下遂大勝報捷成功知

陳鵬有謀未敢聲破恐其急變反密遣洪旭前去稱賀以安其心旭得令挑選健將二十猛坐小快哨一隻由竹坑抵高崎離有里許上岸鵬左右報旭至出接見旭從者二人旭又深揖恭賀以得非常勲勞贊其用賺兵半渡而擊之計雖古名將不過是也稱羨不絕口鵬以爲機關未洩談笑自若設筵款待酒畢旭告辭出而不卽行停步營前指其所擊之處搖頭咋舌稱其功真大焉又說藩令槩不許起旋致閩安侯五軍之死行三五步止又大贊藩主料風起必從潮生問潮平發炮一戰遂勝真神算也又行三五步停止回顧鵬左右數十好漢佩大刀隨之旭冷笑曰吾與爾鎮主交最厚今日

到營拜賀大功不過爾鎮主見我遠來步送江邊未盡之談
再爲繾綣何用佩刀跟隨鵬聞說亦笑退其左右只存管家
一人而已旭又行又停步又高談如卸瓶中之水滔滔不竭
直賺至江邊作揖相辭而舟中二十猛士飛奔擒鵬下船駕
駛而去迨營中望見欲趕來救業到半江軍士鼎沸殿後鎮
陳璋同刑官程應璠至營出成功諭僅數鵬通謀罪狀與衆
無干軍乃安旭解鵬至成功問以縱敵渡江若非蟒與璋則
今日之地已屬他人矣鵬啞口成功遂出鵬于教場令寸磔
以示衆擢陳蟒爲右虎衛統其軍何義爲左虎衛陳璋爲宣
毅左鎮六月發諸鎮眷口竝百姓婦女回廈門偵報粵師吳

六奇遣其左營馬嵩帶兵至潮州劄於韓祠之左爲刺客所
殺蘇利許龍船雖出港見南澳有備未敢進前惟遊颺觀望
迨報閩師失利亦各斂軍還成功雖喜大勝終苦彈丸兩島
難以抗天下兵集洪旭馬信黃廷王秀奇陳輝楊朝棟林習
山吳豪馮澄世蔡鳴雷薛聯桂陳永華等商議若得有一處
方可以進戰退守諸人無以應但持南北固守爲對功曰吾
聞臺灣離此不遠意欲整師奪踞何如吳豪曰臺灣前乃曠
野故太師曾寄跡其間今爲紅毛所踞現築城二座一在赤
嵌一在鯤身臨水設炮臺又打沈夾板數隻紆迴曲折於內
港凡船欲入者必由炮臺前經過若越此則船必觸犯沈夾

板前破堅固周密將二十餘載取之徒費其力成功聞言亦中止七月成功遣兵官張光啓往日本借兵十月將軍達素回京成功欲整師下粵報原浙江監國魯王徂于金門同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于後浦十一月出使日本張光啓回稱上將軍以其前出兵損失堅意不允僅助銅煩鹿銃倭刀而已

順治十八年辛丑

附永曆十五年

正月徐孚遠從滇歸而粵東路阻

趨龍門之安南安南國王欲孚遠以臣禮見孚遠說係天朝使者守節不屈國王亦懷成功威不敢加害禮重之置船送孚遠回見成功陳說劉九臯劉之清中途連亡惟周金湯與

孚遠至永安見帝帝命李定國出師戰敗孫可望投誠帝被吳三桂所逼議欲走緬甸成功聞之歎歔嘆息而心愈煩適臺灣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庫銀數十萬懼王清算業令人將港路密探於元夕大張花燈烟火竹馬戲綵歌妓窮極奇巧請王與酋長卜夜歡飲斌密安雙帆竝艍船二隻泊于附近俟夜半潮將落斌假不勝酒又作腹絞狀出如廁由後門下船飛到廈門叩見成功功問其來意斌曰臺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至鷄籠淡水硝磺有焉且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桅舵銅鐵不憂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

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遂
出袖中地圖以獻歷歷如指諸掌並陳土番受紅毛之苦水
路變易情形若天威一指唾手可得成功聞其言觀其圖卻
如六月中暑得服涼劑沁入心脾滿心豁然起撫何斌背曰
此殆天之使公授子也自當重報汝勿揚聲吾自有成算畱
斌於內人莫知焉

評

誰料爲將盡

翻然一著奇

曰

深藏出意外

晝夜使人疑

成功既納何斌之言又詳閱其畫圖知水路不從炮臺前經
過胸中已有成算次日大會諸侯伯提鎮參軍等文武議事

功曰自攻江南一敗

清朝欺我孤軍勢窮遂會南北舟師合攻幸賴諸君之力雖
然已敗但恐終不相忘故每夜徘徊籌畫知附近無可住足
惟臺灣一地離此不遠暫取之並可以連金廈而撫諸島然
後廣通外國訓練士卒進則可戰而復中原之地退則可守
而無內顧之憂諸君以爲何如宣毅後鎮吳豪起身對曰前
日藩主曾以臺灣下問豪已經細稟非豪之不用命曾奈炮
臺利害水路險惡縱有奇謀而無所用雖欲奮勇而不能施
是徒費其力也功曰此常俗之見不足用于今日而佐吾之
一臂也黃廷曰臺灣地方闊甚深廣實未曾到不知情形如

吳豪所陳紅毛炮火果有其名沈船隻又無別路可達若必由炮臺前而進此所謂以兵與敵也功曰此亦常見耳建威伯馬信曰藩主所慮者諸島難以久拒

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後壯其枝葉此乃終始萬全至計信北人也委實不知但以人事而論蜀有高山峻嶺尚可攀藤而上捲旣而下吳有鐵纜橫江尙可用火燒斷紅毛雖架點布置周密豈無別計可破今乘將士閒暇不如統一旅前往探望倘可進取則併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爲晚此信之管見也功曰此乃因時制宜見機而動之論豪復執曰臺灣實豪屢經之地豈不知其詳既知其詳而不阻諫徒

附會其說以誤藩主大事豪負罪多矣諸將議論不一陳永華曰凡事必先盡之人而後聽之天宣毅後所言是身經其地細陳利害乃守經之見亦愛主也未可爲不是如建威伯之論大興舟師前去審勢度時乘虛獻便此乃行權將畧也試行之以盡人力悉在藩主裁之楊朝棟亦倡言可行功大喜曰朝棟之言可破千古疑惑著禮官擇日言世子經監守各島臺灣非吾親征不可議遂定是夜二更成功禱天效俗出聽背後言以決征臺吉凶忽聞一婦人啣讓曰國姓好好死不死雷這一箇長尾星在此害人長尾星是吉兆就於門上雷一記號次日差衛兵到號處帶其婦人來見婦人驚怖魂

不附體功詢之方知是出征兵眷慰之曰莫怨藩主此乃天也賞銀四兩白麻五觔令之去卽行檄南澳陳霸防備蘇許二處又撥郭義蔡祿二鎮帶本部兵士前往銅山與張進協守策應南來之師又以參軍蔡協吉佐兄泰守金門命洪天祐楊當楊來嘉何義陳輝督船守南日圍頭湄州一帶接連金門以防北來之師洪旭黃廷王秀奇林習山杜輝林順蕭泗鄭擎柱鄧會薛聯桂陳永華葉享柯平等又擢洪旭之子磊馮澄世之子錫範陳永華之姪繩武三人共輔世子經守廈門調度各島時經年二十一功自領馬信周全斌蕭拱宸陳蟒黃昭林明張志朱堯羅蘊章陳澤楊祥薛進思陳瑞戴

捷黃昌劉國軒洪暄陳廣林福張在何祐

按祐渾號鑽子漳州平和人後投誠征烏喇有功官襄

陽梧州二處副總兵

吳豪蔡鳴雷楊英謝賢李胤並其四弟襲于二月初一日祭江興師兵部尙書唐顯悅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軍門盧若騰吏部給事中辜朝薦右副都御史沈佺期御史徐孚遠光祿寺卿諸葛倬監紀許國等並寧靖王魯王世子瀘溪王巴東王暨畱守各提鎮參軍文武郊餞東征初三日午刻成功舟師齊出遼羅是夜放洋初四早令人上桅看山報曰澎湖山望見至未刻抵澎湖卽收入娘媽宮諸船悉到無一失者

臺灣外記 卷十一
初六日功祭禱海岳竝巡視附近諸嶼與衆將言曰臺灣若
得則此爲門戶保障隨撥陳廣楊祖林福張在等守澎湖初
七日功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前者出師北討恨
尺土之未得旣而舳艫數萬還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
闢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苟延安樂
自當竭誠禱告皇天於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爾從征
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炮爲疑畏當遙觀本藩鷁首所向
銜尾而進初八早成功坐駕豎起帥旗旁列五方中懸龍纛
發炮三聲金鼓震天令洪暄引港船先面東而去諸提鎮照
序魚貫至未刻遙見鹿耳門成功命設香案冠帶叩祝曰成

功受先帝眷顧恩重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而
移師東征假此塊地暫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復中興若
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卽時發起狂風怒濤全軍覆沒苟
將來尙有一線之脈望皇天垂憐列祖默祐助我潮水俾鷁
首所向可直入無礙庶三軍從容登岸視畢令人於斗頭將
竹篙探水深淺徐回報曰是藩主弘福水比往日加漲成功
復問曰加漲有多少曰加漲有丈餘成功大喜放炮插金鼓
打招旗與後面船隻好看跟踪又密令何斌坐斗頭按圖紆
迴教探水者點篙徐徐照應轉舵揚帆吶喊從赤嵌城而進
成功卽整隊登岸斌請曰急圍奪倉廠然後列陣進兵恐其

焚毀其守赤嵌酋長描難實叮見成功大隊登岸軍威赫耀
一面遣郎何機從鯤身請援一面發炮初十日成功令兵士
每名草一束圍屯赤嵌城遣通事吳萬李仲說實叮如不降
周圍放火焚之實叮懼出降功厚待之令過安平說揆一王
成功克赤嵌城加額曰此天哀吾特賜此土以爲安命命各
鎮羅列安營

評曰 方除假面儼仍劇 未了殘棊局又新

揆一王當於元夕赴何斌之請燈酒坐歌酣樂達旦斌雖乘
月逸出王以斌爲困酒迨次早覓斌無蹤方知其遁亦只疑
其侵用豈料引師奪國十八日申刻忽風雨驟至潮水冲岸

聲振雲霄聞者憚慄直交子時方息天明王率諸酋長登城
望海影見一人撲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游漾紆迴繞過
赤嵌城而沒王與酋長面面相覷稱異曰豈夢耶至聞鹿耳
門外炮聲轟天急集諸酋長登臺持千里鏡照見許多船隻
旌旗飛耀王笑曰唐人不知死活敢犯吾境著炮臺上火炮
齊備俟船到時接連而發則無遺類矣歡笑自若少頃見首
船轉頭向北而上忽而回東忽而轉北從者悉依首船行盡
不從炮臺邊過王顧左右荷蘭曰此港路從來泥淺沙汙今
日唐船何得無礙豈不異哉一面令主炮者發炮炮遠弗能
及一面令酋長黎英三帶兵落夾板出去截擊迨至人齊將

臺海夕言 卷十一
申酉起風之時正值潮起俄而見大隊舟師已達赤嵌兵士
登岸列陣軍威盛壯王虞其逼城將撥落夾板者弔起卽令
黎英三從鯤身過援赤嵌甫到三鯤身遇郎何機曰兵少難
援且回見王此兵實天降非傾國往救安能禦敵王曰此從
何來遂超選排鎗手來日過赤嵌決戰成功早起聞安平荷
蘭擊鼓吹笛卽掌號功知欲出兵傳諸將諭曰荷蘭無別伎
惟恃炮火而已黃昭爾可帶銃手五百名連環煩二百門分
作三隊前往鯤身尾列陣以待候他對攻楊祥爾可帶藤牌
手五百名從鬼仔埔後繞過鯤身之左橫中截殺蕭拱宸爾
整艚仔二十隻看彼隊伍將過七鯤身欲與我們交鋒隨卽

搖旗吶喊駕駛作過去攻城狀彼兵見之自然慌亂不敢戀
戰破之必矣調撥已定又令諸鎮列陣靜伏守候荷蘭果行
至七鯤身尾方欲對壘忽見赤嵌快哨搖動欲過安平攻城
心遂虛而楊祥領藤牌手又到跳舞橫冲荷蘭愈慌立陣不
住攻下死者過半退守其城成功揮軍進圍王死拒之大炮
時打功亦不敢逼雖督兵圍困只鯤身硬路其餘悉環水而
荷蘭又不時將百餘猛突出打銃諸軍多破被傷功令兵士
斬竹作籬條堆土環柵七鯤身設立門戶置炮臺以防之於
是軍稍安五月黃安劉俊陳瑞胡靖顏望忠陳璋等六鎮統
船二十隻至臺功擢黃安爲右虎衛改赤嵌爲承天府楊朝

棟爲府尹又設二縣隸之一天興縣以視敬任之一萬年縣以莊之列任之適世子經差兵都事楊榮押送糧餉軍器暨諸食物到臺成功問金廈各島咸寧惟有謠傳東山蔡祿郭義暗通黃梧欲投誠功隨發密諭交楊榮回廈門與洪旭令行單弔二鎮帶全師過臺若遵令則無他意如遲延觀望急除之旭接諭差人往銅山傳藩令著二鎮帶本部兵配所坐船隻卽往臺灣郭義遂整船欲東蔡祿與其部將陳華羅棟謀曰不意藩令來如此之急華曰事已八九豈可半途而廢棟曰恐二爺不允祿曰二爺是吾事爾可速差人往海澄公處爲要華曰今夜卽去祿遂藏羅陳二將於內差人請義義

到祿曰國姓信讒以大兄之故

按大兄指萬禮前禮等同盟以萬人合心以萬爲姓萬禮卽張禮死南京成功回廈建忠臣廟享諸死者以甘輝爲首次張萬禮後有人怨禮言其非戰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豈可與陣亡將士齒成功信之遂撤去○附記陳華漳之漳浦人後投誠官京口總兵羅棟平和人後投誠官重慶

懷疑我兄弟二人我業已遣人投誠我去汝能保其無恙乎不如俱去何如義曰大兄雖不死於戰而溺於水實亦沒于王事非同謀叛者等與汝我何干而相疑至此祿一時無以

答其兄萬五擊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必離今者藩合來
召是疑之漸也况臺灣新闢荒涼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
決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禮勢難兩立七弟所見甚
高宜從之義意向躊躇道宗復迫之曰自古英雄去暗投明
若當斷不斷乃婦人之仁也義方決祿卽出陳華羅棟二將
插刀立誓卽將船收回聲言槓柁不堅難以冲過橫洋停泊
收整燁洗義祿又將軍器密帶入城欲謀併銅山慮忠匡伯
張進重兵難於下手六月初一清晨祿往關帝廟求籤得第
十七首譜曰

田園價貫好商量

事致公庭彼此傷

縱使機關圖得勝

定爲後世子孫殃

卽喚廟祝張初向前諭曰本鎮欲奪一寨不知此籤詩意勝
負如何爾可解一解初接籤讀完復曰依此籤意隨去卽得
稍遲則有備無濟矣祿聞之意遂決傳陳華羅棟杜鍾瑞等
率衆闕說許龍兵上山義祿分據四門劫隆武舉人忠匡伯
張進衙進聞城中闕急傳親隨欲出而門者奔報曰萬二萬
七反了兵已圍城進忙懷其印卽從後門登山向北而走陳
華尾追進回顧曰爾不念夙昔乎何相逼也華曰無他意請
本爵安民進曰吾將印交汝華得印便回進欲越城見無船
隻停步而祿又差羅棟至進無奈回見二鎮說之曰吾亦有

心久欲投誠奈無人爲引今既二公舉事何不預知使吾怒忙今若不棄願與偕行祿義大喜隨出牌諭安民進曰凡事尊讓之可稱交善祿義信以爲然初四日進托病不出祿捉原察言司薛聯桂至欲殺之道宗衛救祿雖陽許而心未灰桂懼隨道宗住於九仙巖朝夕不敢離後同祿義投誠授江西督糧道初六日呂簇請進曰公既與二鎮合心獻城投誠亦當整備恐旦夕兵至去無及矣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生逢亂世受先帝恩重位至伯爵復荷藩主深信共事恢復委托土地之寄今日失守罪不容誅尙有何面目與之同行再屈膝於他人簇曰公既如此卽當飛通世子用計圖之進

曰難矣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若他人謀洩爲禍愈慘爲丈夫羞簇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俠可托吾欲密置火藥數十桶環布臥室請二賊入內議事擲火與之偕亡他兵無主必亂爾然後按兵請救簇跪泣受計初七日簇趨謂祿義曰本爵恐廈門南澳聞知合兵前來則甚費力何公爺接應至今未到心甚憂焉奈本爵忽染病畏風尙有機密事不便傳述者煩二位將軍入內計議祿義聞請卽行將至府門小鹿忽跳遂躊躇未前而請者又至祿義愈疑隨詭答曰爾代吾轉覆本爵原欲入內共商適有緊急軍情難緩俟明日來會未遲卽反步回簇急將語覆進進嘆曰計不成矣

臺海外言 卷十一
天也吾盡吾心而已遂冠帶揮呂篋等左右出白投火藥發
霹靂如雷黑烟滿天而衙焚忽進屍自天半下落於街

評

閉門誤揖益

共事變爲仇

曰

無計堪除卻

從容願與休

初三日鄭經接祿義叛銅山報卽戒嚴整船初九日又接張
進賺計不成自焚信遣黃廷杜輝黃元翁天祐何義黃昌楊
來嘉等鎮下銅山擒祿義南澳陳豹聞祿義變亦親整舟師
會剿祿義知二處師動於八尺門排渡通我師過銅山而海
澄公黃梧全右路總兵王進功督兵駐劄陳埭令詔安營副
將劉進忠帶兵過江接應祿義十九日祿義任衆搶掠空其

城由八尺門投誠黃廷合陳豹師登岸遣將分道追弗及惟
謹守炮臺安插餘民飛捷報經經合黃廷等回廈陳豹仍歸
南澳以洪天祐同黃元相繼守銅山經自監守各島仁慈儉
恤謙恭愛人雖好學善射但嚴毅果敢弗如厥父之風也經
聘尙書唐顯悅長子之女爲妻端莊靜正而不相得故多外
蓄狡童騷婦爲樂時經四弟之乳母陳氏年可二十六七歲
雙眉如遠山淡掃不施粉黛光彩可人且窈窕經佻語言丰
韻經見之魂銷天外然其母董氏家規嚴肅未由接語一日
經入內候母安適從陳氏臥旁過陳氏初起未粧撥朦朧眼
嬌聲曰孝哉人子經遂停足窗外曰好似睡起海棠初拭目

臺海外言 卷十一
醉餘楊柳不勝衣陳氏嬌語答曰未逢恩寵先流盼恐惹夢
魂濕淚斑經過近門首以手招曰人衆非言語所下午偷空
到書院一話何如經請其母安出廣欄之際惟相視以目傳
情而已是日經心不能主如痴如醉陳氏亦沾泥柳絮欲逐
春風遂素服淡粧下午托抱弟從衆于中堂作匿影藏形之
戲互相躲避各自有心陳氏乘便脫空至經處經屏左右候
之急搜陳氏於懷撫其背曰真可餐也藏於寶帳共赴高唐
之夢恐人覺之後愈狎暱恍如佳偶惟瞞成功一人而已海
澄公黃梧一本內密陳滅賊五策

一金廈兩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

人民走險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從山東江浙
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則不攻
自滅也

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監
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海
賊船隻無可修葺自然朽爛賊衆許多糧草不繼自然瓦
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

三其父芝龍羈縻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興販時通消息
宜速究此輩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絕矣

四成功墳墓現在各處叛亡賊子誅及九族况其祖乎悉

臺海夕言 卷一
一暨遷毀暴露殄滅俾其命脈斷則種類不待誅而自滅也

五投誠兵官散住各府州縣虛糜錢糧倘有作崇又貽害地方不淺可將投誠官移住各省分墾荒地不但可散其黨以絕後患且可蕃衆而足國也

廷議遣兵部尙書蘇納海來閩勘遷湖廣道御史李芝芳聞之嘆曰自古養兵原以衛疆土未聞棄疆土以避賊也上疏

曰

爲冒死條陳乞俯恤民瘼以固國家事山賊海寇何代無之但當制馭有方便民獲寧字未聞堂堂天朝遷民避賊

者也夫遷民事勢之不可者今竊爲陛下陳之

聖朝仁政以得民爲本萬民歸心以輸納爲先五省沿海一帶遭逆塗毒正供雜派輸將恐後此足徵順民之大端而深可憐憫者也梁惠易粟孟子短之今

詔諭欲徙五省沿海邊民何以垂訓後世此臣所謂不可者一也昔日明政不修逆闖犯闕北京淪沒我

朝興仁義之師驅除逆黨救民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一家今中左彈凡之地不思征討遽遷以避其如

天朝體統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膽破心寒今已遠遁臺灣所存餘孽或剿或撫呼吸可定况沿海皆

我赤子一旦遷之鴻雁興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歸彼是以民予敵所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有遷頑民於洛邑尙得田宅以優養之設庠序以教育之使其民知禮義而無異心今欲遷沿海一帶當其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棄田宅擊家產別墳墓號泣而去是委民於溝洫也爲民父母豈忍若是所謂不可者四也江南土薄一丈受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尙捕魚買販以補不足

聖諭頒下欲酌給田宅安插餘民然遷實多方民無所措且當道者未有處置惟催趕日促使民而逃貧者得積數日之糧富者而軼數月之儲逼處內地無家可依無糧可食

饑寒逼而奸邪生不爲海寇卽爲山賊一夫持竿四方嚮應其若之何所謂不可者五也鄭成功前年欲撫時求海濱六府駐防文武官長聽其選擇稅賦盡輸軍國之用尙欲納東西二洋船餉數萬持正以爲不可今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半當道者不思制插安民只欲盡以遷移能使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殲滅未必能盡降而

國家先棄五省之地土人民所謂不可者六也江南魚鹽爲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鹽之利何啻數千萬土產之物百倍其利况乃日用之需鹽更五穀之輔一日無鹽物將日腐且土產年例京解從此而止所謂不可者七也夫郡縣

內地亦賴邊界以捍禦故

朝廷設邊界爲郡縣藩籬亦以衛民今兵不守沿海盡遷其民移居內地則賊長驅內地直抵其城邑其誰禦之不知守內地之兵發一半守邊界衛所聯絡鄉民以相助戰守使賊不敢睨視邊界如是則內地免守所謂不可者八也當道者不爲深謀遠慮操一朝之權棄百姓過于反賊萬一不順問誰之咎臣今愚忠冒陳

天聽稍可濟元元之命萬死不敢辭或以臣言爲可採則臣死榮于生倘以臣言無可用雖不死何益于國伏望
頒除遷移之令下哀痛之詔使民沾恩惠國享長寧疏上畱

中

按李芝芳山東進士甲寅之變爲浙江總督江元勳犯
衢州寶賴芝芳力後拜相國

七月張志黃明縱營中楊高凌劄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高反成功令楊祖征之祖與讓戰中鏢鎗死其鋒甚熾欲出援荷蘭功復令黃安陳瑞二鎮往征安設伏誘戰遂斬阿德狗讓撫綏餘黨班師八月揆一王盡出其衆分水攻赤嵌陸攻鯤身功令黃安統衆禦陸親統陳澤等左右戎旗配船合擊鏖戰終日黃昭獲夾板一小艇三荷蘭大敗仍死守其城兵部尙書蘇納海至閩斥棄海島會黃梧挈諸大商賈毀鄭

氏之祖墳惟安海五馬奔江水葬者無處尋覓挖起者將大杉木鋸開兩邊中鑿孔相連將各屍合在內用鐵箍箍上外加封皮沿途遞解逢郡縣收獄至福州因差者橫肆無狀威喝縣官縣官惡之以其未奉 旨通詳中止十月鄭芝龍家人伊大器出首龍與子功不時書信往來謀爲不軌遂收芝龍尋而棄龍于燕市竝子弟共十一人十一月成功令宜毅前鎮陳宜同右虎衛左協陳冲駕小船數十隻內裝硝磺引火諸物乘北風燒夾板又令黃安督衆鯤身夾攻揆一王分衆禦敵夾板被燒三隻死傷甚多王大煩燥功見大勝時荷蘭勢窘功遣通事李仲入城說揆一王曰此地非爾所有

乃前太師練兵之所今藩主前來是復其故土此處所離爾國遙遠安能久乎藩主動柔遠之念不忍加害開爾一面凡倉庫不許擅用其餘爾等珍寶珠銀私積悉聽載歸如若執迷不悟明日環山海悉用油薪礮柴積壘齊攻船毀城破悔之莫及王與諸酋長聞之悚然願罷兵約降請乞歸國伸出覆成功功允其降許放歸國隨將王庫銀兩火藥火炮照冊繳納其餘諸物悉聽其擊下來板十二月初三日成功縱揆一王回國功以荷蘭去臺灣平遂祭告山川神祇改臺爲東部附紅毛城置第宅居焉初六日諸鎮兵詣成功轅門告給發糧扣剋用小斗質實殺府尹楊朝棟知縣祝敬斗給陳

伍等示衆以其叔芝莞之長子鄭省英爲府尹令黃安監守安平鎮周全斌總督承天府南北諸路自領何斌馬信楊祥蕭拱宸等帶銃手三百牌手三百弓箭三百備具口糧十日從新溝日加溜灣巡視見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社俱羅列恭迎成功錫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跳躍歡舞觀其社里悉係斬茅編竹架樓而居雖無土木鞏固實有疎林幽趣計口而種不貪盈餘以布作幔不羨繁華誠三代以上人民也由蕭壟麻豆各處踏勘而回次日大會諸提鎮參軍議事成功曰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爲先苟家無食雖親如父子夫婦亦難以和其家苟國無食雖有忠君愛國之士亦難以治其國

今上托皇天垂庇下賴諸君之力得有此土然計食之者衆作之者寡倘餉一告匱而師不宿飽其欲興邦固國恐亦難矣故昨日躬身踏勘揆審情形細觀土地甚是膏腴當倣寓兵于農之法庶可餉無匱兵多糧足然後靜觀釁隙而進取黃安曰開疆闢土垂業萬世諸將自當唯唯但欲寓兵於農之法何如願請指示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至商雖變爲井田亦是九一之法兵民無分迨至秦井田廢兵民始分民任轉輸兵任征戰後漢唐宋元屢年征戰兵甲蕃衆籌餉者徒爲仰屋故善爲將者不得不興屯以富兵如諸葛屯斜谷司馬屯淮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悉是兩敵相對

恐轉運維艱士有飢色故寓兵于農以備敵若夫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設衛安軍乃天下已平恐虛糜空乏故以爲農者七爲兵者三寓農以散兵非無故也今臺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暫爾散兵畱勇侍衛二旅以守安平鎮承天二處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荒日以什一者瞭望相連接應輪流迭更是無閑丁亦無逸民插竹爲社斬茅爲屋圍生牛教之以犁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其火兵則無貼田如正丁出伍貼田補人可也其鄉仍曰社不必易其畝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東西南北四至長一丈二尺五寸今歸版圖亦以此爲則照三年開墾然

後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但此三年內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寓兵于農之意如此馬信諸鎮咸起謝曰藩主今日不惜辛勤跋涉興師開闢海外乾坤創業以遺子孫誠古來之未有也今又寓兵于農實萬世良法自當凜遵而行卽日貼分各照地方領兵前去開墾

臺灣外記卷之十二

入緬甸桂王受辱

閱祖訓成功壽終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

附永曆十六年

正月成功分遣諸將屯

田忽報其父芝龍凶信功頓足擘踊望北而哭曰若聽兒言何至殺身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員各掛孝及知毀墓向西切齒而罵曰生者有怨死者何仇敢如此結不共戴倘一日治兵而西吾不寸磔汝屍枉作人間大丈夫每與諸將言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內地嘆曰吾欲留此數莖髮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數千里膏腴魚鹽之地百萬億衆生靈一旦委而棄之將以爲得計乎徒殃民而已吾

若不決志東征苟徇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吾英雄爲其束縛今當馳令各處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艸萊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釁隙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爲晚也功在臺令過於嚴犯者雖親信無赦焉信諫曰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成功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二立國之初法貴於嚴庶不至流弊俾後之守者自易治耳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二月成功檄洪旭黃廷同兄泰等陸續載諸眷口過臺三月成功以洪開祁隲等十人分管社事時臺地初闢水土不服病者卽死故致各島孽眷俱遷延不前有僞言南澳陳豹不遵令己密通平南王投誠功信之隨

手諭與經竝洪旭等令周全斌領大煩船五隻過廈門合杜輝黃昌等師擊豹豹聞之大驚急集諸將議曰必有大奸人反間如之奈何諸將曰請速遣人往辨豹曰辨不及矣諸將曰若不往辨當整船禦之豹曰禦之則情真矣兩虎相鬪必有一傷諸將曰不辨不禦坐以就擒乎豹曰本爵自從平公芝龍數十載一片肝膽惟天可表今旣信讒而來辨之弗能及禦之非本心此乃藩主相逼白壞長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爾等速收拾下船舍此一塊土八粵投誠何如諸將咸應曰本爵所見極是豹遂率衆踉蹌下船從虎頭門投誠平南王尙可喜爲之題請封豹慕化伯不數月豹雙目俱瞑

全斌領舟師到宮仔前知豹已去惟空城而已急追之獲其子士鼈竝家貲報捷於經經令斌安插百姓交護衛左鎮杜輝守然後班師經因私通陳氏有娠生男子詭報侍妾所出竝陳豹已遁南澳業令杜輝暫守之啓功大喜頒賞臺灣諸將士暨畱守金廈兄泰竝洪旭黃廷王秀奇等幣帛而又加級其妻董氏金六錠花紅六疋生母陳氏金二錠花紅二疋孫賞亦如之四月兵部司務林英削髮爲僧從雲南逃至廈過臺見成功功問雲南皇上恢復如何英曰時當敗軍之際李定國請皇上入峒烏峒烏之卓里里角諸蠻雜處不相統轄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頓主於峒內我諸將設禦于峒口

勝則六詔復爲我用不勝則境接交趾召針羅諸船入海帆船來廈尋藩主合師進取沐天波堅請當入緬甸緬甸昔宣力於本朝而本朝待之甚厚素懷忠義患難相投必傾心相待且此處荒外吳三桂未必相逼馬吉祥李國泰咸助天波之議皇上意決定國跪泣奏曰臣不能挽陛下之駕罪該萬死請畱太子督臣等以牽制緬甸則皇上可安寢於內上猶豫不忍定國拜辭請天波曰明朝存亡全擔在公公其努力願無生後悔而追憶余言也於是皇上入緬甸馬吉祥又請旨撤去戈爻恐驚百姓天波請畱太子入茶山調度兵馬庶皇上在緬甸外有盤羅之固內有泰山之安帝與后商不允

請英見朝政出於奸輔馬吉祥逆戚李國泰故削髮爲僧逃回甫至粵西聞吳三桂帥攻緬甸吉祥等酣唱御營出入無憚緬人見君臣無禮遂熾戰心密通三桂云己受辱成功頓足曰皇上何如此執迷不從李定國之議馬信請曰皇上既然被難理應掛孝去朔功曰不可路途遙遠英亦是耳聞事跡涉疑今若以譌傳妄舉倘後來聖駕若在則將奈何仍遵朔號候有日西向詢其的確然後布告中外惟有德者立之信英等咸曰藩主所見甚遠忽經差齎謝啓暨諸王鄉紳賀啓至功閱及尙書唐顯悅內有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聞飭責反加齎賞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國乎

功登時氣塞胸膛立差都事黃毓持令箭於畫龍桶三漆紅頭桶一過金門與兄泰同到廈門斬其妻董氏治家不嚴之罪竝其子經與其所生孫乳母陳氏黃廷洪旭陳輝王秀奇等接令駭然泰與毓旭等相議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然藩令到又不得不遵以我愚意可將陳氏竝孫殺以復命主母小主我等共出啓代爲請罪不知列位以爲何如旭曰此金石論拜服拜服隨將所議啓董夫人與經經與董夫人曰此可於法兩盡遂出二人斬之將頭付黃毓過臺報命功不允解所佩劍交黃毓再來金門見泰必當照令而行泰躊躇送毓先過廈門見經經急將毓等拘禁與旭等相議報蔡鳴

雷從臺灣來經傳問臺信鳴雷曰藩主誓必盡誅如有違者將及於監斬諸公且有密諭往南澳與周全斌

按時鳴雷在臺有過失恐成功見責故給假來厦擊眷因而設言嚇洪旭等人

旭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惟泰是兄兄可以拒弟凡取糧餉諸物自當應付若欲加兵勢必禦之遂將此意通鄭泰立遣援剿右鎮林順帶領兵船出守大担適周全斌征陳豹回歸黃廷慮其有受成功密諭爲變啓經先下手爲強全斌不可縱經然之全斌入見執交援剿左鎮黃昌監守功接厦門諸將公啓內有報恩有日候闕無期

之句知金厦諸將拒命心大恚忿卽差洪有鼎持諭與周全斌令其回師監殺有鼎到南澳船上銅山聞全斌業已被執不敢前五月朔日成功感風寒但日強起登將臺持千里鏡望澎湖有舟來否初八日又登臺觀望回書室冠帶請太祖祖訓出禮畢坐胡牀命左右進酒拆閱三帙輒飲一杯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以兩手攀其面而逝左右報其弟襲暨黃安馬信入視信令出紅帛蓋之然後通知各文武祭奠舉哀

成功於戊寅歲年十五補南安學弟子員屢試極等而兩赴鄉闈至乙酉年二十二父芝龍引見隆武賜姓名

丙戌年二十三秋九月不從父投誠潛匿金門丁亥年
二十四以隻身而奉故朔海島羣雄拱手聽其約束五
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喘息又能鎮定強戰繼而開
闢海外乾坤至壬寅歲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歲屈
指統衆共計一十六載以忠義自誓嚴治軍旅推心置
腹臨事身先計策已決賞罰無私仇親兼用噫亦可爲
人傑哉

襲始治喪差人往金廈報訃十三日馬信以哭泣傷懷染病
死一時臺中皇皇諸將舉襲護理以安衆心襲心腹蔡雲李
應清曹從龍張驥四人謀曰護理不過數日而已豈能南面

自尊雲曰弟承兄業理之最正但苦無援耳驥曰欲舉此事
當謀之有兵權者方可先達主公然後候吾探各鎮說之從
龍曰此論誠是四人遂密告襲襲歡然許之驥即往黃安營
中見安曰世子亂倫情急於勢黨衆拒父今幸藩主晏駕可
以無慮矣安曰年少舉動是左右無人矣虎雖惡不傷其子
豈可率衆相拒驥曰如公所言此乃不孝烏可承統安曰此
何說子承父業誰敢異心驥見安辭色嚴厲知不可說佯曰
子承父業理之正也吾所言者死恰其時可以解釋父子相
仇耳遂辭安出往黃昭營中見昭曰護理知公勤勞令驥致
意昭曰昭有何能乃荷護理注存若是驥曰護理計臺灣戰

功惟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而昭曰世子遠隔烏得而知驥曰
藩主之死死恰合時可以免世子拒父之罪名昭曰觀其所
行真不堪爲人上驥曰金廈臺灣業成水火昭曰然驥曰公
握重兵扶護理於臺護理豈肯忘公乎昭曰護理仁慈弟也
弟承兄業未爲不可我非貪涎爵祿亦擇主而事候與中衝
合謀驥曰此誠妙算公當速行吾歸以公言報護理驥遂回
啓襲襲割衣襟令驥與昭結爲姻姪囑速通中衝舉事是夜
黃昭到蕭拱宸營中對拱宸曰島中世子可治兵以拒父臺
灣獨不可承兄以繼統乎拱宸曰此亦公論世子行旣不正
護理仁慈承繼大統名正言順遂合謀次早密報襲襲與曹

從龍蔡雲李應清張驥商議從龍曰可假藩主遺言數世子
罪狀命弟繼統方可以服衆襲曰此計誠妙汝可速書遺意
付昭等行事襲卽假成功遺言出告四方黃昭蕭拱宸卽扶
襲爲東都主分兵拒經其餘諸將陰持兩端觀望獨黃安心
忿陽爲和悅密遣人坐小哨以報經請經速治兵過臺遲則
安固難動也十四日經接訃音隨欲設位掛孝洪旭曰國不
可一日無君當先嗣位然後發喪經從之洪旭黃廷王秀奇
等同諸文武修表達行在請經就廈門嗣位稱曰世藩布告
各島臺灣方舉哀十八日又得提督建威伯馬信因哭泣過
傷死報經愈大悲慟厚恤其家二十一日報諸將奉其叔襲

護理六月初二日接黃安密陳黃昭蕭拱宸二賊假先藩遺言命襲爲東都主業分兵拒險啓經駭然旭日事久多變速出周全斌過臺灣正位經是之出全斌爲五軍都督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范爲侍衛整兵欲東七月總督李率泰於五月二十七日從福省起程六月初三日到泉接効用總兵林忠暨沿海塘報咸稱成功在臺發狂身死隨飛請靖南王耿繼茂暨安輯投誠郎中賁岱金世德等星馳抵漳共商剿撫事宜繼茂立差都同王維明率泰差部司李振華同林忠前往廈門諭以 朝廷誠信待人若釋疑遵制削髮登岸自當厚爵加封招撫之經因而未果行與伯泰洪旭黃廷

陳輝王秀奇暨諸參軍會議總欲倣朝鮮例不削髮稱臣納貢而已復之送林忠等回漳八月繼茂率泰復差林忠等再到廈勸諭欲其將所陷州縣等印信送還並差員入漳酌議齋本往京請 旨經復與泰廷旭等密商議曰東寧初闢先王陡爾仙逝茲又遭蕭黃二賊構釁於內藩院聞信頻頻遣員招撫順之有負先王宿志逆之則指日加兵內外受困豈不危哉不如暫借招撫爲由苟延歲月俟余整旅東平再作區處諸君以爲何如旭日陽和陰違俟靖內患再作籌畫藩主所見甚明可令楊來嘉吳蔭爲使將前日所得各州縣印共一十五顆付來嘉入漳報命茂與泰厚待嘉蔭二人

臺海夕言 卷十一
泰啓茂曰海上屢執朝鮮例遲延觀望玆因鄭成功已死叔姪爭權勢已搖動其佐如鄭泰洪旭黃廷等可用反謀間之使白相猜疑然後剿撫兼用茂曰此誠妙論以所有侯伯印並送回諸印將楊來嘉改作鄭泰洪旭黃廷之使密獻兩島題報倡揚以亂之繼茂首肯而行九月初十日繼茂題疏曰爲馳報海上輸誠情由仰祈

睿裁事案據沿海鎮將塘報稱鄭成功在臺灣發狂身死海上人心搖動等情隨經會同督臣具疏題報一面分佈間牒庶可招徠維時督臣先赴漳州相機調度臣嗣聞確信於六月初八日帶兵自省起行冒暑驅馳至泉州

大盈暫駐秣馬隨准督臣差副將林忠赴臣軍前云海
上鄭泰等令僞總兵盧恩差人陳贊前來據稱欲來投
誠等語併接督臣手書約臣面商臣隨於七月初三抵
漳州初十日僞爵鄭泰洪旭黃廷差僞中軍都督楊來
嘉吳蔭到漳謁見據其來議多有未諳臣與督臣切直
開示遣發後復差僞遊擊姚萬前來求發的當官員到
彼願繳勅印歸順臣與督臣並安輯投誠郎中賁岱金
世德會商仰體

朝廷德意隨差臣下都司王惟明督標都司李振華同副將
林忠前去廈門諭以我朝誠信待人須盡釋疑慮遵

制剃髮繳偽勅印並造投誠各官兵船隻器械人民戶口
文冊選差的員一同進京奏請

定奪八月二十五日差官回漳據稱海上各偽官一時尙
未剃髮俟奉

旨後方行剃髮其偽勅印有現管事者未交恐失印難以約
兵惟三偽侯先繳偽勅其官兵船隻人民冊籍先開總
數俟題請

命下方備造姓名繳報又據偽建平侯鄭泰偽忠振伯洪旭
偽永安侯黃廷投到咨呈內稱爲仰承德意傾心歸命
披瀝眞誠恭祈疏請事等情先繳勅三道現任伯爵銀

印一顆原封公爵銀印一顆原取州縣銅印一十五顆
仍專差掛印都督楊來嘉赴

闕待命以漳歸命之

誠等情臣因全文繁多不便備錄該臣看得渠逆鄭成
功竊踞海島縱橫有年思以臺灣爲兔窟一旦遽服天
刑宜乎人心悔過臣等宣布

皇上德意多方開導今據偽侯鄭泰洪旭黃廷具文繳勅差
官投誠此皆

皇上寶錄誕膺德威遐邇遂使四海望風羣情效順也臣伏
覩 國家仁恩浩蕩凡屬山海餘氛果能真心向化卽
擁一旅尺土來歸均荷寵頒爵賞今三偽侯以全海之

兵民土地還之

皇上據其冊開偽爵文武官員二千五百十六員水陸官兵四十餘萬名大小戰船五千餘號海上軍民籍及流寓人口三百餘萬果係真實其功甚大所有情節具悉來咨中現呈

御前必蒙

睿覽洞鑑中以安反側之心而慰歸依之望在

廟堂自有碩畫無俟臣愚為之臆揣矣事關至大理合據詞奏

聞臣擬九月十二日帶兵回省謹題率奏之疏稱該臣看得

逆渠鄭成功倚海橫行作孽多年一旦天使殞亡正致四海清平之日也適當逆孽報殞之時人心搖動之際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廣布招徠今據偽建平侯鄭泰偽忠振侯洪旭偽永安侯黃廷具咨投誠差偽都督楊來嘉赴闕待

命此實

皇上天威遠震廟算遐敷使海島渠魁咸思歸心歸命者也臣竊見

大清開闢以來凡山海梗化之徒或率大眾輸誠或獻一島來歸者莫不錫之厚爵委以地方今三偽侯統率全海

之衆據其冊開勳爵文武兵民船隻器械雖是總約之
數未知果否眞實亦可謂大夥輸誠其功亦甚偉矣所
有來咨併原冊進呈

御覽必蒙

睿鑑今

皇上寶籙初登率土賓服竝僞侯鄭泰等聞風效順

皇上必不靳高爵厚祿破格賞錫慰其來歸之念川安反側

之心庶氛侵得靖海邦可寧矣同題送楊來嘉入京待

命隨檄水師提督施琅左路水師總兵李長榮右路水師總
兵杜永和福寧總兵吳菓福右路總兵王進功同安總兵黃

翠暨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各按兵相機密布間牒以亂
賊心鄭經亦乘招撫之暇將金廈各島事交伯泰洪旭黃廷
王秀奇等共轄調度另馳諭銅山黃元南澳杜輝謹防許龍
蘇利竝謂旭等曰先王開闢東土以爲進戰退守曾奈未遂
所願而薨余今欲整旅正位而藩院又卷卷致意故遣楊來
嘉前去回日果能息兵安民無墜先王一片孤忠苦節余無
不唯唯是從旭曰歷計招撫總差削髮二字藩主東行克捷
則威聲復振藩院雖智萬難搖動若楊來嘉果有的確
旨意准照朝鮮事例旭等自然一面飛報一面料理妥當其
各島防範毋煩藩主過慮焉十月朔日經祭江初六日經同

臺海外記 卷十一
周全斌等舟師東去初七日午刻經從澎湖收入娘媽宮初八日祭祀山祇巡視諸島畢卽欲揚帆永華曰凡事必先以禮然後加兵則師出有名當藩主新喪時國家無人諸將請襲護理彈壓軍民亦未爲非今須先通知退避迎接看各官如何舉動方可進兵若不通知驟然進兵舉動慌張亦非爲人上所宜爾全斌曰陳參軍所言誠爲至論不通知是無故自生疑忌亦非所以待親親以服衆心况襲爺明係諸將公請護理非其自專雖據黃安片字豈可全信經曰若非二公指示幾乎舉動輕率貽笑四方卽令禮官鄭斌齎諭往臺布告不日世藩親統六師抵臺奔喪如各鎮分屯守土者就在

本處設位等語斌到臺諸將觀望無敢言獨黃昭蕭拱宸二人出爭曰世子嗣繼大統理之正也誰敢背主易言但世子奉命守國而亂倫致先王大怒賜死者再又不能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此自古以來亦未有是子使先王日夜搥胸飲恨而死旣而明知其子之惡難居人上故遺言傳位與弟非諸將敢竊萌異念况襲爺仁慈勇敢先王愛惜不離左右今承兄遺命承兄大統亦是守先王之土地煌煌遺言誰敢逆之卽將所假成功遺言書付鄭斌回澎湖復經斌到澎出其遺言並陳黃昭蕭拱宸二將拒命之言全斌曰形已成矣帥出有名卽命諸鎮整旅下船出泊西嶼頭候風經於十六

日開駕東向黃昭蕭拱宸既發鄭斌回遂會蔡雲曹從龍張驥李應清見襲議曰如今勢不兩立鄭斌此去世子必然整師爭位但一不做二不休今既拒絕全肩擔子悉在汝我二人成則爲功首不成乃罪魁也襲曰軍旅之事全賴二公再無敢忘今日昭曰觀諸將之心實陰持兩端未可重托但世子諸將未諳地理不足爲憂惟有周全斌一人曾隨師進剿情形周知大隊雖未必從炮臺前經過然炮臺實係安平要緊不可不預防當此任者非曹從龍不可龍聞言挺身領命曰今日二公不惜身家而扶主從龍又烏敢惜此微勞而不謹守炮臺乎隨帶兵往守安平炮臺昭曰安平一帶可以無

慮矣時全斌必從潦港洲仔尾登岸非我二人禦之不可潦港吾帶兵往守洲仔尾當仗蕭公前去拱宸毅然曰吾獨當之兵法有云半渡可擊將所有大小煩炮盡數列於洲仔尾潦港岸上莫說一个周全斌卽有百十个周全斌亦不能展其技也另再將大小煩船令吾左協李成同張驥督從鹿耳門乘潮漲抄入合攻他軍若不覆沒想所存亦無幾矣昭曰此計更妙令蔡雲帶親隨五百人同李應清在赤嵌一帶監督諸鎮策應昭與拱宸隨各帶本部將士分守潦港洲仔尾以待經舟師至鹿耳門問周全斌曰諸將未曾經歷此土地方情形有所不知公同先王征戰必然諳熟今欲進兵當從

何條港路登岸全斌曰紅毛所恃者安平炮臺今安平一路船隻切不可從此入黃昭必遣人把守大隊仍從赤嵌那邊遼港洲仔尾登岸經曰遼港洲仔尾恐有備將奈何全斌曰黃昭蕭拱宸二賊久經歷練又從先王征戰臺灣地方周悉必能設險守固但斌料護理軟懦諸將咸係逼從所恃蕭黃二賊而已二賊必不托人定然自把遼港洲仔尾二處今可差快哨齎命諭從安平而入過赤嵌布告云叔姪至親茲無間言因黃蕭二賊陰謀不軌乘先王賓天遂從中構釁假造遺言離間骨肉煽或軍心爾諸將士悉受先王數十年豢養豈有相從作此背逆明係脅逼之故余自當相諒亟宜悔過

倒戈生擒二賊共投王室名垂竹帛一可以慰衆心二可以亂此賊之心曲經從斌議卽差兵都事張宸齎諭坐小快哨至安平過赤嵌布告襲急問黃昭昭曰此不過搖動軍心何足介意當嚴整部伍以決勝負經船到港不全鼓不旌旗寂然寄旋一條邊灣住十七早大霧蔽天對面不見全斌急請經治兵登岸經曰如此霧安可進兵斌曰此皇天默祐先王神靈故有此霧黃昭機智勇畧提防必周沿邊設炮半渡而擊安能登岸今乘此霧盡將隊伍分散而上昭不及防沈舟背水此其時也經從之因誓師曰今日諸將登岸背水一戰誓無生還遂統兵銜枚而上經立陣甫定黃昭聞水聲人語

首先督衆奮勇向前連砍數人經衆大潰適全斌大呼曰後面是水大丈夫寧可死於戰不可死於水吾已將船棄擲可速從吾前往全斌奪先破殺諸軍聞之悉反助戰喊聲震天黃昭身中流矢死軍士無主大亂而霧遂消天明朗日已過午矣全斌疾呼世藩已到黃昭已死諸將速倒戈安向前曰此子吾主之子當往迎之經免盛相示諸將悉解甲投戈經撫慰之全斌曰且漫慰問急據大營俟斌親收蕭賊經是之全斌率諸將士敵拱宸宸出敵全斌高叫曰罪在蕭賊一人與爾諸將士無干悉解散無得助虐宸軍聞之果各星散拱宸被擒經令鄭斌請襲襲至相抱而哭曰幾爲奸人離間待

襲如初卽收蔡雲張驥李應清曹從龍等同蕭拱宸斬首示衆其餘不問衆大悅服經既靖內難遂各安插於黃昭營中搜出伯泰交通書數封悉係囑其扶襲拒經金廈他自爲之經藏而人毋知焉仍以鄭省英爲承天知府十一月經回周全斌往南北路巡視撫綏十二月楊來嘉從京回廈報必欲剃髮登岸洪旭仍令其鎮守崇武地方遣員過臺啓經招撫不成

臺灣外記卷之十三

周全斌金廈大戰

陳永華臺灣造業

康熙二年癸卯

附永曆
十七季

按永曆於康熙元年二月間被吳三桂追至緬甸所弑
已死天下咸知成功以路遙而信未確爲辭經仍遵守
之遂存故朔附稱永曆

正月經將安平鎮交統領顏望忠鎮守其承天府暨南北二
路兵馬地方軍務委勇衛黃安提調十一日經率周全斌陳
永華馮錫范等大隊舟師回廈門諸將迎接暨守各島將帥
咸賀焉獨伯泰在金門稱病不至經遣禮官鄭斌前往金門

臺灣外記 卷十三
問病斌回啓泰果得寒症未痊經密與洪旭謀曰吾伯稱病不來必有覬覦之意金廈咫尺如之奈何旭曰風聲勿露他尙狐疑容徐圖之未可造次有報守崇武楊來嘉與泰時常餽送往來情甚周密經心愈疑密召周全斌洪旭計議曰吾伯有事在懷難以自安楊來嘉曾爲北使今無故親厚其中決有通謀將何策圖之全斌曰彼船隻倍多未可輕舉俟窺其便擒之急則變矣三有海澄有密獻城者經欲親往接應遂整舟師泰偵知疑爲圖己將眷口悉下船出港口灣泊有勸泰入廈門見經陳明泰曰吾今日惟救死耳若稱兵而入適重吾愆又有勸其如此終難了局不如投誠泰曰先太師

業已誤矣泰豈再誤乎俱不聽後海澄事覺經不果行泰仍收回金門終不自安經聞泰舉家在船情狀心愈惶惑全斌曰事久則變不如用香餌法餌之方可經曰何謂香餌全斌曰藩主可稱臺灣新創地方無人約束恐生意外之虞欲眷口盡擊過臺安插然後西向而金廈各島暫交伯總制安彼之心再作計較經曰此計甚善遂鑄金廈總制印五月率泰以前歲用反間之計無效茲乘安輯投誠郎中賁岱之報復再疏曰

爲馳報海上情形事康熙二年四月安輯投誠部臣差筆帖式同提臣差官馬天祿到省謁靖藩與臣據筆帖式備

云現差林懷前去招撫僞侯鄭泰等據云必俟藩院字到
方爲眞實等語靖藩與臣密商海上諸僞革面革心難以
憑信總以遵

旨登岸剃髮爲憑不妨奉揚

朝廷浩蕩洪恩以昭誠信靖藩與臣隨各修剴切一札付部
臣來差轉齎去後五月十一日據僞建平侯鄭泰差僞總
督楊來嘉楊洪齎啓書赴靖藩與臣軍前閱其書說向化
似殷但以人衆慮登岸安插難周之意又據楊來嘉等口
稱三侯遵照前

旨登岸剃髮面見藩院仍回金門廈門候

旨等語臣等細思三僞侯既已登岸又欲仍回語屬游移矧
今鄭泰率衆登舟移泊金門歸誠之心似切其洪旭黃廷
等或廈門或銅山未必卽能齊心一同登岸隨面諭楊來
嘉等不必拘定取齊如三侯一同登岸剃髮固不失前議
抑或鄭侯先來洪黃二侯陸續而來亦無不可總之鄭泰
既傾心向化事事恪遵

旨意既已率衆登岸何必又回廈門若仍如此議論不敢遽
以入告必須三侯帶領官兵前來安海地方上岸或鄭泰
先來上岸剃髮其各官兵並百姓等但要遵
制剃髮差驗明原住金門廈門的照舊暫住候

旨安插方敢代爲會疏題請於投誠有功

皇恩浩蕩自當不論爵賞撫綏得宜面諭楊來嘉令其回去海上說明訂以次月初旬赴省回話臣等一面申飭嚴防一面整率兵馬俟有的期而來登岸毋論一旅或全島或陸續隨到隨收次第安插謹將近日情形會同合疏密題若夫海上人情叵測或變幻多端或觀望未決臣等所不及料者但臣有聞必告盡臣誼之當然

六月經令禮官鄭斌戶官吳慎齋印諭過金門與泰且傳命曰先王新闢臺灣甫一載卽遭凶變今雖底定無人調度爲憂意決東行諸島地方煩伯總制泰喜受印厚待斌終未敢

過廈稱謝弟鳴駿不知其兄細隱固請曰骨肉至親受托土地重寄何用如此遲疑而貽笑於人泰稍回意又報初四日經頭程載黃安楊祥劉國軒等眷口船過臺而鳴駿力勸其行初六日泰往廈見經經待之如常語及成功兩相勸哭禮意倍厚且囑其南北固守泰無疑焉初七日經置酒邀泰議事伏甲兵於內半席經擲杯於地喝左右擒泰泰言何罪經出其與黃昭書泰無可答經令將泰縊死卽遣周全斌督大煩船隨之鳴駿聞變卽同楊來嘉楊富率所部向馬得功投降馬得功會鳴駿於船大誇獎鳴駿坐駕不去口駿會意曰若不棄鄙陋奉讓何如得功謝之將自己坐駕船與鳴駿換

臺海夕言 卷一 二
得功遂先坐其船往同安港巡視提調鄭經因鳴駿率其文武投誠一時乏人忽內地偵報紅毛入福州港投靖藩總督願爲先鋒引攻兩島然後代彼攻臺灣各船業整船隻不日興師合擊經集洪旭周全斌黃廷王秀奇等商議退敵之策全斌曰紅毛在臺灣當時先藩施德不殺放彼歸國今投耿藩借兵報仇亦是傷弓之鳥斌願領煩船前往破之旭曰當此勁敵非斌不可經令全斌督諸鎮分禦斌曰不可當差人入內地探各港分配船隻帶兵者何人然後設計禦之經從斌請隨差偵者入漳泉打聽不數日偵者回報紅毛已出福州港提督自坐一號大坐駕尾樓後寫澄清海字四大金字

鄭鳴駿坐一號大煩船尾樓後寫寧海二大金字楊富坐一號大鳥船尾樓後寫海晏河清四大金字其餘各鎮營悉分配船隻卽出泉州港漳州海澄之船係總督同黃梧施琅統出經問全斌洪旭如此各港齊出當分兵禦之全斌曰海澄之師必猶未敢前泉州是會夾板合艚而來其勢雄銳若破了泉州師海澄各港自退斌領煩船二十隻分配各鎮敵夾攻會泉州之師經令正兵鎮陳昇守高崎陸路又令黃廷帶船二十隻泊南山邊禦海澄之海門林順領船十隻在高崎一帶遊颺接應楊祥領船十隻在遼羅一帶接應旭曰昔先王破達素悉空廈門背城一戰今亦當倣先王遺法經然

之以陳永華馮錫范二人保護董夫人於諸宗室鄉紳暨提
鎮兵民眷船悉於沿嶼灣泊經與洪旭王秀奇等率舟師在
大担列嶼觀敵接應十月十九日相遇於金門烏沙港全斌
以紅毛船大必在深港督其舟師由邊而進互相攻擊忽楊
富諸船至斌首先直冲船內富與戰少怯斌喝曰楊富叛賊
今日是汝死日逼之富衆傷死殆盡情急從舵後攀肚帶下
水馬得功見楊富船被奪隨轉舵來援全斌望其尾樓後寫
是雄鎮金湯四字發令曰前面一船乃是鄭開的當爲吾擒
之

按開係鳴駿乳名全斌曾受鳴駿誹恨之今既對敵欲

報宿怨故發令圍攻不知駿船於出征時被得功換坐
是以馬得功遭難

遂揮船合攻得功四面受敵火罐藥矢咸盡兵士傷死僅存
二三度不能免恐遭擒受辱遂投海死全斌過船問降卒方
知是得功嘆曰何報者誤也吾欲擒獍乃中一虎是此賊之
未該死遂反船趕與夾板攻打守高崎將陳昇遣人密款於
黃梧施琅琅梧許之整舟師以待琅謂梧曰潮落矣可督衆
船出梧曰然琅將船百隻先行梧繼其後黃廷見琅船出鷓
嶼亦起旋帆發斗頭煩迎敵矢石如雨烟焰蔽天奈風與水
不順即退琅得勝率其衆奪廈門飛報李率泰大隊接應徐

而守高崎陳昇亦至林順正在高崎一帶禦敵同安各港船
忽快哨飛報黃廷敗陣陳昇投誠廈門失守無心戀戰出與
全斌合艦經見黃廷船失勢坐遁欲令王秀奇督煩船往救
而水正退風又逆旭日且浮遊看水轉必有風方可進兵未
幾快哨報高崎守將陳昇投誠廈門已失秀奇曰如此卽有
風潮亦徒費其勞且暫退銅山再作商量旭亦勸經下銅山
經從二人議遂率諸船下銅山而陳永華馮錫范保護董夫
人暨諸宗親紳衿兵民眷口亦到獨全斌一旅敵住夾板泉
州同安諸師至日將暮二十船無一失者知廈門失守全軍
從容退泊浯嶼林順寄灣鎮海金門亦破夾板與諸船集廈

門港率泰方知得功陣亡大慟哭紅毛登岸凡庵觀廟宇神
佛諸像俱被壞以爲鬼也惟有達摩存之

二十六日黃梧勸率泰乘得勝令夾板爲前導引大隊攻銅
山則鄭經可擒率泰曰雖金廈已破奈昨日之役提督新喪
彼師無傷况窮寇勿追追之則逸臺灣諒彼此時人心風鶴
可差人到銅山宣布

朝廷德意並四處招降以散其黨羽倘計窮受撫亦免士卒
勞苦如再抗玩移師未遲將所有夾板船隻盡停廈門令梧
與琅差人往鎮海銅山招降鄭經知全斌擒得功船又無失
遣鄭斌齎銀牌幣帛往浯嶼犒賞大加褒獎令其暫守浯嶼

相機恢復廈門耿繼茂李率泰差官咸至銅山傳宣

朝廷德意招撫又密通忠振伯洪旭若生擒鄭經許請封為

同安侯鎮守泉州如海澄公樣旭笑而卻之經仍執高麗事

例若欲削髮登岸雖死不允送其差還

康熙三年甲辰附永曆十八季正月援剿右鎮林順原與施琅善琅

差蔡媽持書招之順統全鎮從鎮海投誠二月忽報守南澳

護衛左鎮杜輝交通潮州鎮海將軍王國化從揭陽港投誠

洪旭見日報諸將叛去講經曰金廈新破人心不一銅山必

難保守况王院差官僕僕前來非為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

今各鎮紛紛離叛日報無寧晷當速過臺灣苟遷移時日恐

變起肘腋悔無及矣經是之令陳永華馮錫范送董夫人眷

口先行然後請宗室暨鄉紳商議如欲相從過臺者速當收

拾撥船護送若不願相從者聽之時有寧靖王瀘溪王魯王

世子巴東王諸宗室等全鄉紳王忠孝辜胡薦沈佺期郭貞

一盧若騰李茂春悉扁舟從行惟徐孚遠駕船歸華亭馮澄

世船至東槎外有僕利其財謀船眾逼澄世赴水死入泉州

投誠後甲寅之變鄭經入據泉州其僕尙在在被錫范所獲范

親剖其心肝陳祭澄世三月初二日盧若騰至澎湖有微恙

不二日死遺命題其墓曰自許先王後人有詩弔之曰

世外孤崖托老身 從來自許漢朝臣 十年死後非

無意 三代完名信有真

避地寧爲浮海計 絕周不作採薇人 殘黎在在同

聲哭 想像閒時舊角巾

經馳令周全斌黃廷二人斷後經同洪旭楊祥等初六夜放洋初七日午到澎湖聞鄉紳盧若騰死視往哭祭遂與洪旭蹈勘諸島旭曰澎湖乃臺灣門戶上至浙江遼東日本下通廣東交趾暹羅必由之路當設重鎮鎮守不可苟且倘被占踞則臺灣難以措手足經然其議就媽祖宮設立營壘左右峙中置烟墩炮臺令薛進思戴捷林陞等守之以四閱月更代初十日經率大隊過臺灣全斌接經諭同黃廷斷後思與

廷旭有宿嫌恐過臺爲其所嫉遂遣心腹將沈吉送其子周智與率泰爲質泰許封伯爵吉復命斌統衆從漳浦鎮海衛投誠

吉字世貞漳之詔安人後征雲貴功官河南衛參將

黃廷在銅山接黃梧差陳克峻密書虞臺灣新闢荒陬水土不服亦於是日從漳浦雲霄投誠耿繼茂李率泰合疏題請封周全斌承恩伯黃廷慕恩伯率泰知鄭經已遁臺灣卽移舟師到銅山馳令各島暨沿邊百姓盡移入內地逢山開溝二丈餘闊名爲界溝又溝內築牆厚四尺餘高八尺名爲界牆逢溪河用大木椿柵五里相望於高阜處置一炮臺臺外

二烟墩二十里設一大營盤營將千把總率衆守護其間日
則瞭望夜則伏路如逢有警一臺烟起左右各相應營將各
揮衆合圍攻擊五省沿邊如是時守界弁兵最有威權賄之
者縱其出入不問有睚眦施出界牆外殺之官不問民啞冤
莫訴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
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有詩爲証
宮空野鶴呼羣立 門闕城狐引子蹲 墜鈿莫思悲
婦女 路隅何處泣王孫
盜殘兵慘類相連 一旦徙移意外傳 烏雀啄腸農
事少 麥苗生土主人邊

附紀爲書遷移本省泉人張雲章也不三月兩日遂盲

六月荷蘭揆一王見諸島旣平徙百姓於內地嚴立界限以
守而總督又班師回省是無意渡海攻臺一時情急領諸夾
板盡入福州港謁耿繼茂李率泰陳其有功前導用力爭戰
原約合師代彼恢復臺灣今諸島旣平何不會師便爾回兵
豈不失信茂與率泰咸覆以平諸島原議合師但進兵大事
出在

朝廷非我二人敢專也前曾有約自當代爾合疏題請俟
命下之日然後可興師以慰之水師提督施琅以鄭經遁臺
灣若不早爲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兩島必復爲竊據當乘

其民心未固軍情尙虛進攻澎湖直搗臺灣庶四海歸一邊
民無患詳請耿繼茂李率泰泰與繼茂見琅詳議妥確籌畫
有方兼之紅毛又讓其不合攻臺灣爽信遂合疏題請進剿
七月鄭經分配諸鎮荒地寓兵於農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
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八月改東都爲東陵天興萬年二縣
爲州揆一王守候無期仍率夾板盡上浙江順次普陀登山
入寺見觀音菩薩諸羅漢金相詫曰鬼也開所佩劍砍壞羣
居於內十月揆一王引諸夾板欲去舟山舟將出港忽天昏
地黑雷電閃爍暴風震雨波濤澎湃海中突出鐵蓮花將荷
蘭所有夾板刺沈於海死無遺類十一月部文到允水師提

督施琅統諸投誠官鄭鳴駿鄭纘緒黃廷周全斌楊富陳蟒
楊來嘉林順等進攻澎湖琅差快哨於海外尋揆一王夾板
爲先鋒十二月北路土番阿狗讓反鄭經遣勇衛黃安平復

康熙四年乙巳

附永曆
十九年

正月鄭經率文武朝賀永曆於安平

鎮偵哨回覆施琅云夾板因上普陀山獲戾觀音菩薩菩薩
顯聖於出港日突發鐵蓮花刺沈夾板盡沒於海琅聞嗟異
之遂在泉州海澄二港收造船隻擇日興師二月偵報施琅
將船欲出攻澎湖鄭經會洪旭黃安陳永華顏望忠馮錫范
楊祥等商議旭日前者紅毛失守因恃其港路紆迴炮臺可
賴而不把守澎湖致先王一鼓而下今日紅毛已沒諸將未

曾經到此地獨周全斌兩次進勦暗曉情形可速將赤嵌密築炮臺設大煩船十隻把守鹿耳門再令一將督舟師往澎湖禦之澎湖固守則東陵可以高枕錫范曰督煩船守鹿耳門者非楊祥不可經從錫范請第出禦澎湖未有其人顏望忠曰望忠父恩兩世當此危急之際敢惜微軀而不向前乎經大悅撫忠背曰今日得公前去余復何慮到澎當相地擇險據要設備以待忠領命經令洪旭抽各鎮屯田者十之三又撥勇衛侍衛各半旅共萬有餘人配大煩船二十隻烏船趕繒各十隻合載捷薛進思林陞林應等舟師禦敵又令劉國軒帶一旅守鷄籠山何祐帶一旅守大線頭三月顏望忠

至澎湖就娘媽宮屯設大營於左右峙各整炮臺令戴捷林陞二鎮守之四月施琅見船隻已備遂會藩院請諸投誠官鄭鳴駿等兵分配飛題報出師日期將大隊舟師出銅山十五日開洋是夜三更至青水浴忽烟霧四合颶風大作狂濤疊至橫湧沖擊琅等舟師弗能成艚各飄散靡定天明周全斌陳輝鄭纘緒諸船或漂碣石甲子南澳不一斯役也失船雖少損壞甚多琅等陸續仍收回廈門具文申報請藩督院會題再請寬限俟修葺船隻然後興師五月琅等悉回海澄顏望忠列船澎湖後偵知琅等船隻被颶風打散仍收回廈門申文寬限亦即報經六月經馳令薛進思同林陞守

澎湖各島調顏望忠所帶諸軍與戴捷等船隻班師回臺灣
經大犒賞令勇衛侍衛之半旅仍歸伍其各鎮調撥之三者
仍歸屯所耕作劉國軒何祐等陸師亦回也七月勇衛黃安
病死經大悲慟厚葬之以其子爲壻八月以諮議參軍陳永
華爲勇衛永華涪洲人陳鼎之子同安學弟子員兵部侍郎
王忠孝與談時事大有經濟遂薦於成功功用之迨至敗兩
島退守銅山遁回臺灣患難之際與洪旭籌畫相從剖心不
貳故鄭經毋論大小悉諮之其舉止翩翩有輕裘煖帶之風
授任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
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糗插蔗煮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豐

熟民亦殷足又設立圍柵嚴禁賭博教匠取土燒瓦往山伐
木斬竹起蓋廬舍與民休息以煎鹽苦澀難堪就瀨口地方
修築坵埕潑海水爲鹵暴曬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華見
諸凡頗定啓經曰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畧有成法當速建
聖廟立學校經曰荒服新創不但地方狹促而且人民稀少
姑暫待之將來永華曰非此之謂也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
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闕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材
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
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
真可與中原相申乙何愁其狹促稀少哉今旣足食則當教

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

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經大悅允陳永華所請令擇地興建 聖廟設學校於承

天府鬼仔埔上鳩工築豎基址大興土木起蓋

康熙五年丙午附永曆二十一年正月建立

先師聖廟成旁置明倫堂又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弟子讀書議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進准充入太學仍按月課三年取中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三月經以陳永華爲學院葉亨爲國子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人始知學六月謠傳水師

提督施琅船隻修葺完備業已咨請靖藩耿繼茂總督李率

泰又欲出師進攻澎湖鄭經令林陞遣偵探入內地細查飛

報以便備禦七月偵報水師出船日期無定忠振伯洪旭字

念盡曰南風將過西北迅烈今歲決未敢東顧但諸島失守

幸得東來雖土荒蕪賴伏甫材幹勤督開墾集衆煮海調度

井井業已就緒茲又建 聖廟設學校大興文教將來之昌

盛可指日而待也但文事武備兩者不可缺一慎勿以天塹

足恃遂爾偷安忘戰况琅素抱韜畧心懷怨恨加之周全斌

兩次過臺水務地方諳熟必能自請東征當勤訓練操演一

旦有警便可禦敵經曰念盡言出金石自當銘佩隨行各鎮

營凡農隙時務教習武藝弓矢春秋操演陣法旭日地方已定船隻第一緊要况東來已有數載諸煩船戰艦悉將朽爛速當修葺堅牢以備不虞經是之卽檄南北路各鎮著屯兵入深山窮谷中採辦桅舵含檀令匠補葺修造旭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煩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八月呂宋國王遣巴禮僧至臺貢問經令賓客司禮待之以柔遠人巴禮僧求就臺起院設教陳永華曰巴禮原名化人全用詐術陰謀人國決不以許之設教經笑曰彼能化人

本藩獨能化彼賜以衣冠令巴禮僧去本俗穿戴進見如違梟首巴禮僧更衣入行臣禮經諭凡洋船到爾地交易不許生端勒擾年當每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約立遣師問罪巴禮僧叩首唯唯不敢提設教事遣之歸忠振伯洪旭偶沾寒疾經令醫調治朝夕巡視奈年老憂勞過度遂不起大慟曰經何不幸喪此元老親爲治喪祭奠擇葬盡禮以其子磊爲吏官永華之姪繩武爲兵官楊英爲戶官葉亨爲禮官柯平爲刑官謝賢爲工官劉國軒爲左武衛薛進思爲右武衛柯祐爲左虎衛九月陳永華安插已定船隻整備又加年豐但寸帛尺布值價甚多皆由設法未稠故不流通啓經曰諸

島沿邊遷移業已三載 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然
臺灣遠隔江洋貨物難周以致興販維艱當令一旅駐劄廈
門勿得騷擾沿邊百姓善與內地邊將交便可接濟並無偵
探邊事且澎湖不用重兵把守只留一鎮汛防飛報可矣經
曰此論誠是第未知差撥何將華曰撥將卽當撥兵今日兩
衛之軍不可移動分屯之衆恐失農時前有鎮海太武山江
勝乳名欽漳浦人紫面長鬚勇畧可人聚集數百人曾差親
信江棟來納款未曾啓請藩主可用此人令鎮廈門交通庶
免撥將調兵之煩經允請卽以江勝爲水師一鎮駐劄廈門
勝接印劄隨整船到廈時廈門有陳白骨水牛忠等招納亡

命千人侵掠沿邊內地勝令人招之不從督兵與戰勝失利
遁泊銅山思難與敵聞粵東之潮陽人邱輝綽號吳紅肉年
少猛勇糾衆出踞達濠結茅爲屋造八槳船船艚與蛋家漁
船交好引港搶掠潮陽揭陽惠潮海豐饒平一帶地方乘潮
往來出沒無常官軍莫禦人衆強盛遂率船往達濠依輝訴
告戰敗請助一旅輝曰當如命安敢辭勝拜謝輝朝夕盤桓
情誼相契結兒女姻十月邱輝整船合勝師至廈門勝從崎
尾登岸水牛忠陳白骨共敵勝戰未幾合忽邱輝大隊就水
仙宮登岸突出圍擊白骨同水牛忠大敗搶船遁去勝收其
衆大謝輝輝仍回達濠勝踞廈門斬茅爲市禁止擄掠平價

交易凡沿海內地窮民乘夜竊負貨物入界雖兒童無欺自是內外相安邊疆無覺其達濠貨物聚而流通臺灣因此而物價平洋販愈興十二月經撤守澎湖薛進思等兵回臺灣開墾







